

Bloomberg Businessweek

商业周刊/中文版

2011.12.9

扑克脸

世界的命运掌握在这个女人手中，她拿着一手好牌，却为什么无动于衷？ p10

RMB10 HK\$30 US\$5

ISSN 1005-5649



9 771005 564118

13>

Etc. Make a Difference 创不同

何冬过着一种隐秘的双重生活。如同任何一个毕业后选择留校的大学生一样，她在青岛一所大学中有节奏地度过工作日的时光；其他时候，她是童趣科普网站虹巴伦的“队长”。她每个月会在豆瓣上发起同城活动，在虹巴伦童趣实验室，组织一次科学启蒙。在那里，实验课讲师王姿教小朋友们用树叶的经脉做书签，做液体汉堡包，实验方糖和烟灰助燃火苗。今年9月以来，这个活动在青岛迅速传播。为了保持小课堂的感觉，参加人数的上限是10人。何冬说，“许多父母带着孩子来参加，每次报名的人数都很多。”

创办于2009年的虹巴伦，目前有声读物每天的浏览量已经超过7000次。但它既没有雇用员工，也没有办公地点。它更像一个已经毕业，却还未结束青春期的社团。姚永嘉、何冬、刘伟伟和杨昕雨四人是它的主力成员，生活在北京、青岛、昆明、郑州几个城市。他们习惯互称网络ID而非真实姓名，有些人至今也没有见过面。他们用业余时间，发挥各自在线下活动、网站技术、有声读物录制上的天分，借助网络完美配合。他们和70多位身处世界各地、各行各业的“外援”们一起，为虹巴伦在iTunes上创建了播客，11月底他们推出一款应用登录苹果应用平台，明年他们还会出版iPad付费版本的童趣科普阅读物。

虹巴伦是互联网时代“众包”精神的一个变体。像虹巴伦这样的小团体，在内地和香港总共有10个。它们都是MaD创不同旗下的“创不同行动”小组(Change in Action)，是香港MaD全会“Make a Difference”理念的“核心执行者”。由香港当代文化中心主办的MaD全会，每年1月在香港举行，为期两天半。自2011年第二届起，MaD推出“中国内地参加者资助计划”，年龄在16岁至35岁之间的年轻人，都能在网上申请5000港币以内的资助。“申请者要有一套自己的想法，并付诸实践。我们比较重视理念的传播，会期待他在社交网站上，发出声音影响更多的年轻人。微博发表的内容和转发频率也在我们最后筛选考量范围之内。”香港MaD筹备小组成员袁慧说。

香港当代文化中心总监黄英琦，是香港MaD大会的创办者。早年做过律师、民选议员的她，策划过香港柏林当代文化节，一年一度的香港城市文化交流会议，十分看重人文精神、社会关怀创造的价值。她有优雅的风度和香港人的内敛，在交流当中，不无担忧地提起钱德兰·纳伊尔(Chandran Nair)在《消费经济》一书中描绘的过度消费，给环境和心理带来的灾难已从西方蔓延到中国。她用自己的方式来影响世界——办教育，2006



香港MaD大会每年1月在香港举行，16岁至35岁之间的年轻人，都能在网上申请5000港币以内的资助实现自己的创意自助计划

年她创办了香港兆基创意书院。这是一个自由开放的高中，在普通课程之外，还有表演艺术、设计、电影媒体等课程。学生可以随便涂鸦，校服有六种颜色；但学校纪律也很严格，迟到20次会被除名。“我们发现如果学生拍一个五分钟的短片，他们可以通宵剪辑、配乐，完成之后很有满足感，对其他科目的学习动力也有提升。”黄英琦说。

这所学校成为黄英琦了解香港青年精神状态的一面镜子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，香港金融业纷纷裁员或倒闭。黄英琦找到三组香港青年做了一个调研：一组高中生，一组大学生，一组是不到22岁就进入社会工作的青年。她说，“我们发现大学毕业生的国际视野、社会关怀都很微弱，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也不感兴趣。无论是在银行或跨国公司工作，他们都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螺丝钉，对工作的动力基本为零。”这个社会现象，同样发生在中国内地的许多年轻人身上。今年9月，香港当代文化中心与果壳网合作，举行了为期一天名为“MaD@北京UCCA”的活动。这次活动的现场组织者李哲，在不同的活动现场，反复听到有年轻人发问，“我没有梦想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如果说每一代人都需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话，这一代年轻人要改变这个社会，首先要改变自己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”黄英琦说。2009年，她获得了香港政府文化创意产业的项目基金，并于2010年首次举办MaD全会。她的目标是，把MaD全会变

**在一个半小时
里面，让你有
一点点心理上
的化学反应。
走进你是一
个想法，
走出来可能
又多了一个
想法**



MaD大会创办者黄英琦说，“这一代年轻人要改变这个社会，首先要改变自己”

成一个平台，让成长经验迥异的年轻人有机会聚集在一起，认识新朋友，找到志同道合的团队伙伴，分享彼此的经验与鼓励，进而产生改变自我的可能性。“总而言之，在每场活动的一个半小时里面，让你有一点点心理上的化学反应。走进去你是一个想法，走出来可能又多了一个想法。”

姚永嘉和何冬，是2011MaD全会第一批获得资助的参与者。何冬说，“我是学生物的，也喜欢设计，还做过很多活动的志愿者。所以，我是以一个跨界的、想要改变的自我介绍，说服MaD资助我的行程并获得门票的。”第一次去香港的姚永嘉，用“一次紧凑的轰炸”形容排山倒海席卷而来的思潮和香港这个城市本身给他的冲击。连续三天从早到晚，同一时段内有多场活动平行进行。他说，“常常是几场同时进行，每一场活动我都有兴趣，但是必须有所取舍。”他新认识的香港朋友们，还在一天的活动结束后，继续加入晚上6点到9点的“黑夜城市追踪”的奔跑游戏之中。

果壳时间的“科学星探”桔子，不仅参加过2011年的MaD全会，还是MaD@北京UCCA的嘉宾。她发现，香港MaD大会更擅长运用戏剧性的手法，更容易打动年轻人。桔子说，“总会场的开幕式，设计成一个小舞台的形式，四个参加者在台上看书。当音乐响起时，给人一种特别振奋的感觉，将你拉出既定思维，让你感受到理想、朝气，痛彻地产生当下就想改变的情绪。”而在MaD全会期间，设置的“多余交易广场”，就像大学跳蚤市场的信息栏一样，参与者可以把想要交换出去的票挂在那里自由交换。

黄英琦承认MaD全会有一点灵感是来自美国TED大会，因为在年轻人教育上的贡献，她曾被TED邀请作为演讲者。她这样表述两者之间截然不同的诉求，“TED有严格的时间规定，每一个演讲就是18分钟，一个接一个，中间没有观众与讲者互动的环节。并且它的门票售价高达7000美元，能够去TED的听众，通常都是在创意或其他领域已经有所沉淀和基础的。他们去TED大会可以带走许多idea，能够在那个环境下认识许多其他领域有所成就的人。而香港MaD全会，是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找到友谊、自信和勇气的环境。”

数字常常是衡量一个机构影响力最直观的方法。2010、2011年在香港举行的两届MaD全会，累计有两千多名年轻人参加，其中内地青年的数量为400多人；目前，MaD网站上的“18分钟讲座”视频的点击量也超过50万次；2012香港MaD数百张免费门票的名单，也已在11月陆续发布——MaD又将开始新一轮的循环与传播。如果一定要衡量它所倡导“改造自我、改变世界”的成果，或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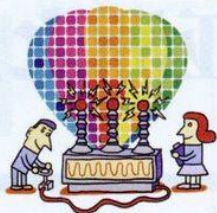
“创不同行动”的重点，并不在于规模大小，而是鼓励以自发行动令社会更好

MaD还不够成功。更多的时候，MaD全会是在播种和传道。“创不同行动”的重点，并不在规模大小，而是鼓励以自发行动令社会更好。

何冬回到青岛之后，在当地的“不是书店”与数十位青岛的年轻人分享了她的所知和MaD的理念。她为虹巴伦的付出，也让不到23岁的她成为2012年创不同新星大奖得主；姚永嘉在接到MaD关于内容版权问题的提醒之后，将虹巴伦从一个翻译国外内容的网站，改造为100%原创作品；桔子则直接让改变体现在“果壳时间”的节目形态上：在11月份的“科学与戏剧工作坊”中，她运用叶逊谦在戏剧工作坊中提出的“释放天性”和“5秒钟原则”，让大家用肢体语言来表演科学话题。她已然领悟了MaD理念的核心：“强调改变的自由，做出改变本身的意义，而不求这个改变有多么伟大。”^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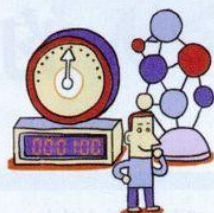
如何获得创新种子基金

2011年获得MaD社会创新种子基金的“创不同行动”小组是这样做的



虹巴伦

一个内容原创的、有声儿童科普资讯网站。它创办于2009年，今年7月第一次开展线下活动“童趣实验室”。它发起跨界项目（crossing project），包括：Audio crossing，征集到23个MP3播放器，捐助给视障人士和需要帮助的孩子；Bookcrossing，征集闲置的儿童科普书籍，建立童趣图书室；Postcrossing，寄送虹巴伦主题明信片给所有志愿者以及幸运听众。



一分钟学堂

一个微知识体验学习社区。它的口号是“微知识，种未来”，把学习与分享浓缩成1分钟的微课堂。它的出现，始于2010年11月创始人keledoll与朋友关于“互联网创新教育网站”的讨论。2011年6月网站第一版完成，用实验课程“自我发现之旅”进行了2次网上教学，产生了4个微课程，1个行动计划——苍蝇计划：用1个月开始自己的梦想行动计划。



有爱(U&I)慈善商店

今年9月6号，中山大学在校学生自发创建的“有爱校园慈善商店”开店试营业，在短短两周，总营业额近4000元。商店位于中山大学南校区，占地20平方米。商店接受慈善捐赠，同时设有托卖，客人可以把二手书、闲置物品放在店内，定价后由商店帮忙出售，商店收取约为定价10%的服务费，盈利所得用来支持公益事业。有爱的口号是：有你、有我、有爱、有未来。